杜陵漫筆

三

共五

杜陵漫筆卷之三

孫克淳選

肅廟庚申間捕盜大將以重臣例兼之議而未及有成命至於外方營將亦與守宰眼同推治之令甲已下其時數月之間似或行之而旋即廢却一任營將之自恣捕賞之典反作枉殺之資若使本官照管寧有是事諺所謂高麗之攸三日者正符於此也

本朝柳大將爀然積米庭中招麾下壯士李尚軾隨力負去尚軾背負肩擔能運五石世以能彎五石弓比之

李雲谷光佐初為選郎每接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

問以人才賢否茲以官得其人政目一出莫不稱道有若山公啓事及為銓長聲名損於侍郎之時無乃勤慢有始終公私異前後而然耶曾以此問於相公則以為臨政議政於相臣而各有所舉豈如自己掄選設有才官之不稱非銓官之過李相豈欺余哉然後始信其言也

唐叔虞鄧常云明谷席上屢見待客之時若值忽擾之中應接不暇則輒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殊欠吐揶之待士為言而不知此出於待士之誠心猶勝於仰面看鳥雨頭應人陶靖節貴賤之造者漉酒以娛

而若先醉便語客曰我醉欲眠君又去其真率如此
明谷之遣客祖於此也
曾王父老來不喫牛肉伊川所謂壯食其力老則屠
之二意也余縱不如祖先思其老而不忍食其肉心
嘗敬服斯須不忘者或對鄉客之擅殺耕牛者語此
則以為不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屠之猶得半牛之
價復稱貸以買壯者不爾則廢耕矣且安得芻粟養
無用之牛乎雖出於事勢之不得已而此乃知利而
不知義者使　國家養民之力而制民之產仰足以
事父母俯足以育妻子衣食有餘無暑雨祈寒之恐

咨教化所至風俗丕變人亡自保秉彝之天而仁愛
之心及於畜物之微少盡其力之牛憫其無罪而就
死放之於郊埒豐草之鄉而以斃天年豈可盡歸於
屠門以解庖丁之鋟刃乎此皆在上者導率非其道
不可誘之於貪人之陷溺其良心也
廣州境內有一措大娶婦於隣邑于歸之時措大送
其爺總卅率來而忽得狂易之病夜半逕去轉乞於
湖南而為靈巖常漢之傭賃主人翁久而知兩班而
欲送難於遠地獨行姑留其家矣新婦來于夫家而
心知總卅不死於虎咬必藏於魚腹愍其由我而死

便生心病稱以總非魂魄之憑依兒時所遊之事所作之句口誦無遺赫ㄈ若眼前事一家皆曰此豈新婦所可知也必是逝兒之鬼接於身而發於口益信其死矣總非病愈還家舉家驚喜如見再生之人而新婦之朝暮譴歎之言永絕誠是異事程書集中有類於此者有人過江其妻墮水意以為必死過金山寺為作佛事方追薦次忽其婢子通傳墮水之妻意度在某處作某事是誠死也及三二日有漁人撐舟以其妻還之乃未嘗死也其婢子之通傳是何也古今之事如出一串當其時能料其死不能料其生耿

耿一念着於方寸以至虛靈之氣自相感通以生為鬼良由於人心之疑惑此豈山魈之伎倆而又是道家所謂三魂七魄之所致耶

平生有濂溪愛蓮之癖常慕霽月光風之氣像及至鄉居之後欲朝夕見賞鑿半畝方塘於近室之地剡木引泉而本来潺湲之水又當夏旱分泒沾秧田〻初浮之葉不得敷榮使女奴汲水救涸而朝滿夕除此正江河不能實漏苞初擬清水芙蓉之翫終為兩部鼓吹之喧遂至廢棄移甃石作花塢雖是經濟山林之閑趣而無事中貽勞韓文公所謂老翁真箇似

童兒者無以自解也

余嘗於德照寺逢老釋問當世之稱高僧對言有處林者面壁七年不出戶庭十二時中所思只研庭前栢樹而麻衣草食亦不設於中心真西方之活佛天下之閑人也余未信斯言而亦有疑焉富公所謂伊川曰先生最天下閑人曰某做不得天下閑人相國將誰作天下最忙人曰先生試為我言之曰禪伯是也曰禪伯行住坐卧無不在道何謂最忙曰相公所言乃忙也今市井賈販人至夜亦息若禪伯之心何時休息也以此見之處林自擬慧剑斬煩惱者未得君

逸臣勞之衛而纏縛其心念茲在茲不捨晝夜豈但
賈販之不若又不及喘月耕牛之得夜暫息也
余少時製一氈衣形如鶴氅而緣以玄錦非但華靡
不稱若誇耀於鄉客必為招冦之資而匹夫無罪懷
璧其罪雖有細君之勸着而終不近身者非如桓冲
之不好新衣乃劉生不以一袍以亂方寸之意也
近世碑銘率多褒失本家草本鋪張溢美而作之者
誄墓中人夷考平日之行則乃是別人百世之後雖
不辨真僞而過情之譽能無愧乎蔡伯喈作郭林宗
碑文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

從古如斯不須慨也
夫臨陳對敵進退緩急審其利害者唯在主將之鞫
畧是以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者蓋以此也哥舒翰
潼關之覆軍李節度印山之敗績非戰之罪乃楊國
忠魚朝恩啓之也此正運籌於千里之外而決策於
九重之內也唐主聽奸臣忌諫之言使良將坐失機
會而伏尸百萬開元之政類多如此中興之業幸也
翰軍於潼關或說國忠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
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帝趣翰進兵翰奏曰祿
山久習用兵豈有無備是必羸師誘我若往正墮

其計國忠謂翰逗留將失機會帝遣使趣之翰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賊於靈寶戰敗帝勅李節度進取東京節度奏稱賊鋒尚銳未可輕進僕固懷恩勇而愎麾下皆蕃漢到卒恃功多不法郭子儀寬厚曲容之每用兵倚以集事節度一裁之以法懷恩不悅乃附朝恩言東京可取由是遣使督出師節度不得已進攻洛陽大敗

夫以人事君大臣之職責也或謂狄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公曰薦善為國非為私也或謂范純仁曰身為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之出於門外公

曰但願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須使知出我門下
耶二公之言前後一規真宰相事也
以義子之叛其父事同而心異者漢之呂奉先唐之
石演芬是也奉先觀董賊之擅權又聽王帝寶馬之
誘夜入帳中曰吾乃天下大丈夫何為汝兒遂刺丁
原是見利忘義者也演芬之歸命朝廷而事覺謂懷
光曰天子以大尉為股肱大尉以演芬為心腹大尉
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大尉苟免賊名而死乚且
甘心遂死於賊其言到今凜乚如生此以逆歸正者
也比諸溫侯之所行不啻若霄草之於長松也

演芬之對懷光也懷光使左右齎食之皆曰義士
也以刀斷其喉而去
世稱君父一般忠孝本無二致矣楚之申鳴曰始吾
父之孝子今吾君之忠臣也晋之趙盾曰昔為母子
今為王臣臨危授命不負其國忠則忠矣終不贖其
父母之命雖死何補古人以徐庶之處事為得宜以
此見忠孝輕重可知也
申鳴以兵圍白公石乞曰申鳴天下之孝子往劫
其父申鳴聞之必来白公如其言申鳴曰始吾父
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援桴鼓之遂殺白石

其父亦死

文谷臨死處事從容無一毫畏悔之色而受人碑文未脫藁者皆卒篇以送作書一家備盡慎戒之言可見平日定力之工夫不淺不愧於宋王景文神色不變斂子納奩飲藥而卒

宋王彧南朝宋賜死楊州刺史王景文景文正與客碁叩函者已復置局下神色不變局竟斂子納奩畢徐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乃作墨啓致謝飲藥而卒

本朝藥漢之役傾財破產鬻田牛馬典農罷而猶不能

責應不得已逃走則移徵於一族此乃一毛莫大之
弊而從前救濟之策矣其一種逃亡之類難於應對
稱以踈遠之族而得免其役結婚於切親援此圖免
之計我國侵族之害實是不仁之政而終使禮義喪
盡剔致禽獸之域矣凡同姓之親盡降殺之道四世
而緦五世袒免音問六世親屬竭矣以上十四字出禮記然後婚
姻可通而窮峽愚民全昧此禮經之義以至傷風破
俗此皆由於在上者不能使民無切膚之患而有奠
居之樂也深惧導率之不得其宜也
當國家危急存亡之秋將相先有恐刼之色人心洶

淘鮮不破者漢之費文禕晉之謝安石身佩安危為
國柱石而當羽檄交馳冠深境內而或與客對戲了
無倦色或圍棊賭墅雅量鎮物者前後一致也
魏曹爽冠漢中費禕將行大夫來敏詣禕別求共
棋時羽檄交至嚴駕已訖禕與對戲了無倦色敏
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也
好色之譏賢人君子之多不得免焉不可以一時牽
情溺愛舉其平生夏統小人也見妓三亟若無睹也
有公閭木心石腸之糜胡銓真士也斬檜之疏與日
月爭光而遺梅溪蚕豆之譏若以此論之則夏統固

賢於邦衛耶（梅溪王明也）

夫臨敵制勝出機應變神謀鬼筭莫測端倪者孫臏之戒龐見寡董卓之陳兵出入或強者示之弱弱者示之強而卒以此濟功此正兵家所謂兵不厭詐者也

董卓之入洛陽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遠近以脈聲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朝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為西涼兵復至洛中無知者何苗所領丁原部曲皆歸於卓軍勢大盛

董卓性殘忍陰刑以逞（陰刑以逞四字皇甫嵩謂董卓之言也）攫山東

兵以猪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甚於桀紂之炮烙若是慘罰自剖判以来未是也董賊及其身死炷臍為燈焚骨揚灰之報施之何其昭ㄈ也

室婦初度日水部下吏獻葡萄於家兒蓋為甘旨之意却之而不受適與同僚語及此事同僚曰下吏以時物獻於官貞之為親設餐受或無傷却之近名余曰苟為不義一介不以取人此是苴遺而漸開用賂之路若受葡萄則珍味必至此而受之則繼之以青魚不可不預防於微漸矣此如陸宣公對唐帝之言

曰鞭靴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至金璧此誠千古格論先獲我心也

昔余題李尚州丈挽曰紛ㄷ濁世中誰識此道真ㄷ之一字其言有味而或有不安之慮矣及見王安石詩曰紛ㄷ易出百年身擧世何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輔費精神得此道真之後頓釋前日之疑慮

張車騎之斷長板橋溫太真之燒朱雀桁或貽昭烈之笑或致晉帝之怒而其實皆出於畏刼也

王敦將王含寧兵奄至江寧人情恟懼燒朱雀桁

以挫其鋒明帝欲將兵擊之聞橋已絕大怒溫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不至若賊丞突杜稷且恐不保何愛一橋乎（將與航通方舟也駕方舟以為橋丞突猪牲觸突入故取而為喻）與洞左相　從祖老年不自捫虱使侍姬替見而侍姬恐不得受責預置虱於衣綻之中臨時捉得以為免嗔之地而終不覺察矣在晉韓昭侯搔癢而無一虱求之甚急左右取他蚤虱而殺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不誠察與不察古今雖殊其所以欺詐不直千載一串小者如此大者可知為人上者凡事不可不詳審也

李最著少時稱以衙中郎君衣華靡之服好乘駿馬而必躞蹀嘶鳴憤怒之氣稜〻有經山渡海之勢者正如蜀人鮮衣怒馬之風俗也地之相去萬有餘里世之相後千有餘年其豪奢之習無古今遠邇之殊也

人事脩於下而天道應於上稱以治之汚隆占年之豐凶而參以古今有不然者魯宣公弑逆亂倫而大有年光海朝昏濁失政而屢豐年以此推之則天人之理未可知也

睦泗川胤之教其諸子曰吾儕處身莫如諂之一字

若等儘能行此則一生行世足矣正如陳萬年之教其子謟也

陳咸數言事譏近臣父萬年召戒床下語至半夜咸睡頭觸屏萬年大怒咸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謟也

李延安晦甫丁酉凶年當賑廳郎廳為下人所欺一斛作糜粥不過數咒厚稅上官之責而終不改多歸於尾閭至今洛下傳道化之於漢時侍御史侯汶

漢獻帝時自四月至七月不雨穀一斛直錢五十萬長安中人相食帝令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

為貧人作糜餓死者如故帝取米豆各五升於御
前作糜得二盒乃杖五十於道悉得全濟
吹玉譯舌徐孝男之子婦而世稱美麗者也凡於一
家宴集勿論親疎遠近凝粧盛服自矜艷色而必赴
之賊堅見而悅之遂行騙奸之計而終成大獄向使
次玉幽閑自守只主中饋而孝男禁其出入以嚴閨
門則堅雖有漁色奪取之心何由而見之此皆孝男
次玉之不能勤飭於平日以至於汚辱門户此正穆
文熙所謂司馬之妻豈宜遂上為人見之冶容誨淫
致成弒奪之禍孔父亦不得為無罪者千古確論也

左傳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因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黃勉齋作朱子行狀一通而交際之節稱賓客之往來無不迎遇稱衆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疎必致其愛於鄉隣雖微必致其恭吉凶慶吊禮無所遺賙恤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之節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此乃平日高義聖德中拈出一二者以此見之可知大聖人平居日用待人衣食之度無不得其當也余敢曰已行而能之若十分揩夯拳匕脈膂十二時中警省而不輟則雖不至於升堂

觀奧或可造於聖門之樊籬耶

唐高駢之被禍或以為佛氏輪回之報或以為桐人祝咀之祟皆非也駢之平日行事殘忍貪虐為神人之所共嫉天地之所不容終至頭顙墮地闔門受戮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報復之理昭〻不惑也

唐僖宗時高駢在成都殺突將也有一婦人臨刑大罵曰我必訴于上帝使汝他日舉家屠滅如我今日楊行密斬呂用之蔟其中堂得桐人書駢姓名於胷桎梏而釘之

漢唐衰微之際宦官之擅權自恣歎弄君父如嬰兒

之在掌握之中張讓劫少帝及陳留王與十數人步出穀門夜至小平津六璽不自隨唯盧植閔貢夜至河上逐螢光至雒舍地名田令孜之劫僖宗幸寶鷄地名從者纔數百人宰相朝臣皆不知唯杜讓孔緯等數人繼至而太廟神主皆失之當是時殆哉岌乎國家之僅存如一髮兩國因此不振遂以滅亡可勝痛哉夫窟者以刀鋸之賤不過掌內外之通令而屢之以帷幄授之以樞機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雪威權盡去太阿已倒雖欲無危得乎歐陽子曰窟者亂人之國其源甚於女禍實萬世人主之戒鑑也

漢昌邑王見狗冠方山冠龔遂曰王之左右皆狗而冠靈帝遊西園弄狗著進賢冠玩物喪志前後無異使霍光不行伊尹之事則漢之為漢未可必也至於靈帝之世漢業已衰雖使中主當之難望其恢復而況庸君久處寶位失政亂常宜其不振矣譬如人有必死之病使和扁救之未必能起而庸醫妄藥以攻之豈不速其死乎

漢中常侍之譖呂強而逼死唐田令孜之惡和憸而殲殺每讀此二者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呂強之絕慾斜謬獻可替否其炳乚精忠昭如日星置之中書之

位任以輔導之責而諸常侍譖以數讀霍光傳勸帝持兵召之終使不忍對獄而自死曹知慤因黃巢之陷長安集壯士據山遣人變服夜入長安市攻賊使賊驚疑不自安其豐功茂烈紀于太常而令孜惡之使人襲殺二人之妬賢嫉能殘害忠良罪不容於誅而乃反脫之寵祿愈隆其攸化之失度刑賞之無章乃至於此宜漢唐啓亂之庸主也讀霍光傳欲廢立

清太子未廢之時交通賓客賄賂公行沉湎酒色遊嬉是事又選民間之姣童親昵得幸以此得罪於其父皇至於幽廢此與唐太子承乾之類承乾之愎諫

自賢淫戲無度募亡奴盜牛馬親臨烹煮厮徒共食
私幸太常樂童特加寵愛與同卧起而號曰稱心其
許多失德之中龍陽之幸尤似北朝之嬖人也而人
之宜免為嬖人而不保東宮之位也

唐于志寧張玄素見太子之過失直諫匡救而言
甚剴切太子或遣家客刺殺之或令戶奴伺擊之
二人幸而免死其陰中逞憾之心拒人於千里之
外而嘗曰我為天子極情縱欲有諫者輒殺數百
人衆自定矣一語喪邦其為主罷之長子耶司馬
公曰太宗不以天下太罷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

源可謂能遠謀矣斯言善矣

袁紹倉亭之破慚殺田豐太宗高麗之征致祭魏徵

兩人之成敗得失可知也

范雎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恩讐之分明無

足稱者比之齊湣得志之後有一飯之惠者必重

報之雖嘗欲殺己者亦不問終無適莫二人局量之

淺深可知也

齊文宣帝委政楊愔揔攝機衡百度脩敕由是主

昏於上政清於下

夫人壽夭貴富自有定分譬如一爐火置之風前則

易消置之密室則難滅一樹花墜茵席之上落糞溷之中此乃古人善諭之言見此二者則死生榮辱不可妄求可知也

族叔閔生早喪父母平生奇窮而流離遠近隨處困頓從女子嶺南而莫留訪侄于海西而見逐單形隻影又無其妻孥遑遑跂路進退維谷此正易所謂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身世良可悲涼也

○谷山鄭生篤老之歲得司馬正如宋梁灝中壯元之年古今之相符亦奇矣余知銀川鄭公先祖榮墳之行歷見於衙中款接以送其後以公事往谷山而

路由其鄉廬訪謝前日之申勤老人倒屣驚迎而接待之際肆遜設席狼籍盃盤乃京華豪富家樣子非鄉谷寒素之娛家前聞素封之稱果不誣從容語次余問高年科慶亦有興趣否老人答云永感之下無悅親之情少時科塲之同研者墓木已拱無一介生存惟以家多之子孫歡樂聞喜之日又無壽遜亦一快也鄉籍進士之名勝於幼學之稱云梁灝詩中觀榜更無朋輩在到家唯有子孫迎者先獲鄭公之言也人生稀年亦難又加一紀而赴舉之心到老不衰不以筋力文辭之已退自停終至於題名鴈塔此正天

本不貧人人自貧天也梁灝之後今幾千載而鄭公能繼其跡有志者事竟成呼貴者豈享箕疇之所稱聊以記言以增老於塲屋者吐氣焉

曾王父位至卿宰膝下諸胤身佩安危之大臣而常有盈滿之戒不以貴人自居蒼頭亦不敢呼爵名只稱進賜可見平日謙冲惕若之心愈尊而愈卑有一達官通刺之際稱以尚書大監自此童僕或有私呼者正如司馬溫公溫公顯貴二十年老僕只稱司馬秀才一日子瞻来謁因以教之乃改稱大參公公驚問以實告公笑曰好一僕人却被東坡壞了

王父居易軸三十年夔理之功保釐王家宜有前後之美謚記績之龜趺而勿請謚只竪短碣者乃遺教子孫不能違雅志遵而行之正如元許衡之治命不出此二者謹慎守約之心異代一規也

仲婦家養白鵝一雙久而愛殆又苦鵝鵝之聲便有不育之意新得之婿有摸鵝之心至發於言語而若無聞也或諷之曰鵝微物而愛婿欲得之竟不與何也仲婦曰畜婿之道罔不在厥初若許鵝則必求黃耳若許黃耳則必求鬣者若許鬣者則必求臧獲若許臧獲則必求田宅是豢之求無已此吾所以不許

者也夫婦人不為恩愛所移防微杜漸永絕其始使野火更不燒於春風其深思遠慮正如仲父待婚截然之常教當為有婿者之戒遂記其言而自警焉

邠陽李相國有異花木而掖隸來求移植乃非私意相國對其人垂涕前伐平日忠厚正直引君當道者多類此

聘君與周茂叔有一分相似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之氣像雖不望一二彷彿家無百錢之儲而雅有高趣无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濯纓而樂之亦不多讓真異代同調也

宋景文公遺戒云吾沒之後稱家無有以治喪用浣濯之衣而三日棺三月葬慎勿為流俗陰陽拘忌也棺用雜木數十年足以腊五骸而已吾無功於國無惠於人不可求巨公作碑誌汝等不可違命違命作之是以吾死為無知也其所遺令寫出吾平生齊中之所貯而行之者此正異代同調不須別為治命而錄於卷中以備後日之取用焉

余少時受李白五十九首於仲父而至於羽族稟高化與從大父名字音相似讀時避以他字仲父下教曰不必諱之其時以為門中尊屬年位且高宜諱而

使之不諱乃疑之於中心後乃思之必出於曲禮所謂大功小功不諱之意也

王述為楊州刺史初至主簿請諱報曰七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門餘無所諱述之家世名顯不待言而知之聘君仲氏參判公尹鷄林請諱之荅如述之楊州而下吏不能奉行見其官案則忠定公延城君乃府君之家君與王父而元無所諱延陽相公諱白之一字必付籤雖以叔父之親勳業之尊比之祖與父有隆殺之節而不避當諱之諱必諱於二名之不偏諱考之於經質之於律俱無所據東

京紫稱有故都遺風吏胥亦多知識而以此見之輕重失序本末倒置難乎免於世人之譏也

有一守宰到任之初點考官屬而婢子之名與慈諱相同下吏不知唱呼卽命改之此由於內諱不出門也

程子曰吾受氣甚薄三十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較其筋力於盛年無損也余若過旬日則恰滿其年夫男女飲食之慾貽神損精之害傷生之道非一而天賦本虛或過稀年者蓋有說焉耳目之好聲色固害於心而淫聲美色為骨肉之斧鉅我

無是也口體之有嗜好固害於心而快口之味必傷五臟我無是也本性寡慾平生無經為之事而心如古井無所我害伊川髭髮之勝得於學問之力不敢冀萬一而養生延年之方不為無助也

李尚書正英甫自少有臨池之癖日隸二王之筆法知申之賤夙夜在公鞅掌無暇而無捨筆之時童而習之白紛如也用力苦矣不過善書名於世而未聞以學文稱之若舉斯心而加諸彼則何患不至於聖賢之田地局於一藝失其大道此正昧於取捨之輕重而喪其本領之工夫也

我國士大夫決杖之法殊非禮下之道唐張說云刑不上大夫養廉耻也士可殺不可辱三品之官奈何皂隸待之是誠確論受杖於　君父之命雖九死無怨而趙趾彬在三司有兵使任杖守令之請而廟堂回啓永為定式經國遠猷之臣於斯為盛反勝於　聖朝三百年宰相諫官也

昔年歲義門外樵夫會坐依揉備局坐起開眠少頃呼南草吸一柄後又問下人食訖還乎否卽相揖故去古猶如此今尤甚焉備局之坐　當予每申飭而雖日經十次無補於民憂國計孰能以樵夫之事轉

聞於九重耶

昔年李留守喜茂為嶺南都事余其時適在尚州衙中而李公檢田事亦留本邑公餘欲翫山寺携多妓女而蔟馹騎馱去其時異己之人傍俟吹毛而李公不能詳察余謂李公曰驛馬非有官爵可乘者不可乘而十數紅拂盛粧盡騎此正桃花馬上石榴裙觀聽俱駭必有辭於隣邑昔東坡自蜀赴舉時乘新迎馬至京此甚小事而後為王荊公徒黨所罪宋之儒賢嘗語此而相戒曰人不可授人以罅隙也豈非今日執事之可戒耶李公恍然覺悟即命停止

余知白川時金陵倅羅公重罣相對必慫恿卜妾盖
觀其意如逸詩所云雖有絲麻無棄管蒯雖有姬姜
無棄憔悴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豈為前頭喪偶之慮而預畜有害無益之妾也即今
夫婦白首無恙若妖姬在室豈能保琴瑟之歡情亦
未有家道之全安羅公如在世必悔恨當時之誤勸
也

商山妓全禮為名者形貌如鳩盤茶鬼癡鈍不辨寒
暑而以工於琴名聲遠播余嘗問成就之工夫對以
火日自知顏色之醜惡不敢自比於人專工於彈琴

冀近於公子王孫歌舞之場冬折膠暑鑠金未嘗一
日或廢錐鐵杵成針之工夫無踰於此數十年後終
至成就而名在妓籍不得上京以見佳麗之地而往
来星行莫不招見瑤琴一彈每得周郎之顧能使貴
人不覺膝之前於席才之不可已也如是云盖有志
者事竟成豈徒琴之一藝栗谷陳戒之言云世間衆
技豈有生知者哉誠以習樂一事言之人家童男稚
女初業琴瑟運指調聲令人欲掩耳不聽用功不已
漸至成音及其至也或有清和圓轉妙不可言者彼
童男稚女豈盡性於樂者乎實用其功積習純熟而

已凡百技藝莫不皆然學問之變化氣質者何異於此哉其引喻之言丁寧反覆有足感悟嗚乎世間豈無氣質之清粹可以至道者而未嘗有一人辛苦用功者自暴自棄無勇於有為甘為人下無所成名而老死溝壑 聖朝濟ㄷ多士反不如一賤妓之專心成藝良可慨惋也

原城妓次月避近於山寺從容語次之際以為妓生之生涯可憐本無衣食之源而身役甚勞何以聊生

茶婢入番之時就食於家則炊烟不起昌中生綠父母飢餓不能出尸小兒望哺索飯啼門氣像愁慘而

無食可啖只飲一呷井華還結裙帶聊以慰飢當此之時誠有救老火之顧頷何擇醜惡之夫乎此出於萬不獲已而不知我者謂之雲情水性本来善淫如使喫着足以仰事俯育雖似小姑之無即安過一生而無惡云其上款言出於真心下款語似是矯情也余登上舍經聞喜宴於鷄林留住累日主人明庵雲頭餅和崖蜜常啖不但為味腹中凝痰遇濕消解也一日臨食問於郡妓曰雲頭餅與蕎麥孰優衆妓齊聲以對曰雲頭餅百勝千勝口之於味天下之所同而其言若是者孰知使君之嗜此而迎合之意也末

坐火妓低聲獨難曰雖是一種所造其味懸殊雲餅
豈可與畜麪汎并乎此真面諱之徒小人哉小人哉
多火妓女之中不失其心者惟此一人此雖小事推
而想之在上者難聞逆耳之忠言也
嘗見松都之稱大井所麁不踰尋常而泉脉出勢如
建瓴日夜流出之流如巨溝可沃一大野而不窮士
人傳道與後西江相通漢師西門外尾井傾都所汲
不啻千家而不以旱澇而增減戴盆之婦常云必通
大河詩人所謂那知幽石下不與武陵通者先獲之
思也唐景公寺前有巨井俗呼八角井元和初有公

主夏過百姓方汲令從婢以銀稜椀就井承水墜椀經月餘出於渭河向所謂通江河之說是明證也東山尹相國甲寅後不得於時宰出宰仁同府使行過鳥嶺有一儒生樣子者徒步立於馬前曰路中所見得一詩句借聽於明府因誦曰盤根露地蛇當逕老石蹲谿虎出林相國大加稱讚指前林店舍曰吾當待於此幸勿負約因散去苦待崇朝而竟無形迹必物外藻鑑之士預告方來之事蛇當逕群小得志當途賢者無容足之處虎出林嘯風得勢之像再次宣化於前日棲遲之邑句裏已說異日之升沈榮辱

便一龜策相國常歎不善待異人不得從容叙話為
終身之恨矣
全州李相國與宋相半生相善而晚来一疏水忤其
志宋相與人書輒稱髯也似是慢侮盖相國威容美
鬚髯不忍捨其美而心常慕之發於言語耶誠有是
心他人觀之未免譏忽東坡寄魯北冀州詩卿髯晚乃
貴卿之稱乃尊敬之辭惜乎宋相終不棄髯之一字
何不以卿擬也耶其口業本来如此猶勝於鵝之謂
狗也
任生思敬有胤曰喜允性行洵美得於天賦余持服

之時同居一室常在左右而立云則立坐云則坐未
嘗違長者之言絶倫於世俗之兒一日裸衣立於
門外楊州叔父試觀其對呵責曰兩班家都令豈以
赤身行之者乎喜兒拱手以對曰一衣方澣他無代
著以至露體云而色氣不變言語雍容叔父常稱其
白直淳愨之風而嘖嘖不已若天假之年名登桂籍
歷敭華貫雖不必期而可謂謹厚之良士以待其成
就而甫過十歲竟為異物何其得之之難而失之之
易也此正夫子所云汪踦雖少其可殤乎哉余悼其
夭而無傳略記平生行事之一二使後人知汝直有

良子而不保也

夫人生安樂貴在適志若身役而心悴雖祿之以萬鍾繫馬千駟於我何有一自鄉居之後山林足以養靜魚鳥足以娛志田思疇昔視篆之勞勤許多日月半屬於官家若馬牛之維婁不得自由今則昭曠之趣逍遥自適譬如脫鳥遶鹿之視籠檻半生在泥塗之中為口腹所驅閉忙榮辱前後頓殊從茲閉門讀書庶無罪悔縱不窺聖學之一斑猶可期鄉黨之自好此正莊生所謂臭腐復化為神奇也

趙靜庵之道學為東方之領袖近宗乎程朱之正脉

上求乎洙泗之教吉婦人孺子莫不誦其名稱其德
先生從金敬文公於熙川年僅十七矣文敬得一美
味將奉送母夫人守者不謹為鴟鴞所攫文敬辭氣
頗厲先生進曰先生奉養之誠則至矣而君子辭氣
不可頃刻放過也文敬不覺膝前執手曰我非汝師
而汝實吾師啻一終日以此一事見之德冤已成於
上殤之前也
季父雖處禁臠綺紈之中持身如寒士清操高節雖
在曠世與慕之心願為執鞭況得之於家庭之內而
忝在子侄之列乎晚來常多在外之時而有時承顏

奉教鄙吝之心不萌念厲之志潛消既退而顧畏若鞭影之在其後雖聚散遠近之不常而心期之耿耿者固如一日居常行一事措一念或恐警餉之書又至日省吾身如見大賓茲以首尾二十年居官幸無大何者全賴於親炙薰陶之德也豈徒小子一身遠通宗族望之若景星之在霄漢日觀之在泰山一為光輝一為標準而天不憖遺若大廈去棟樑傾亡斯世無所憑依嗚呼孤露之後惟季父是依晉事之道若仲郢之事公權以竊寒泉蓼莪之痛今則典形已遠趨庭永隔只切朝暮羹墻之慕而猶以自慰者死

日將迫承歡膝下永歸於泉路矣

顯廟以眼患就浴溫陽又奉　東朝而行幸盖症候一樣而前已収效靈泉之修治不以天下儉其親雖珹玦為階琊珀為級毋或為侈而雜石成甃僅以貯水基址尚今宛然此石不磨滅則盛名與天壤俱弊乃知帝王之孝不在於奢靡而在於儉德也

竊覵世人老去必寓於物而可以逍遥或托於山水魚鳥或托於妓女聲色或托於博奕雜戲或托於盃酒談笑各以所好自適其意而余平居未嘗玩好於此等外物卿居以後惟以書卷自娛研究聖賢之深

趣不知老之將至矣之世人之所好取捨懸殊信道
自好之心不讓於古人王遇元語其爭曰一談一笑
世俗酒炙之歡豈識文字真樂其言誠有味正符我
今日也
近年風俗巫變人皆假餙巧為恐以妓女聲色見忤
於名教持身如三日新婦舊時風流佳麗之氣蕭索
路上無佳姬之駄矣頃聞進宴時梨園弟子之聚會
於京師也卿宰王孫各誇豪興黃騮繡鞍爭取端
至於兩家蒼頭爭鬪稜傷為閭巷傳道之談聖代有
此風致太平景像復見於今日也

金監司澄李正言東彥多在諫職而袖中彈文殆無虛日被劾者指不勝屈常赴公會傾朝仇怨無與相談者晚年頗有悔悟之色正如王荊公之事荊公嘗謂其侄坊曰吾昔好交遊甚多皆以國事相絕今閒居復欲作書相問坊欣然為設紙筆於案上公屢欲下筆作書輒長歎而止意若有所愧老去自有善心而悔之無及若使二公折簡於舊時親知其無安石之恥乎

安洗馬重觀業於文不捨晝夜其所著作非近代博士家樣子世稱博學強記之大儒少好文選樂而忘

食而晚来大悟其非曰此乃建安綺麗之文而非經
學之典若專工於此不但傷其文體又害於操修出
賣全帙而又買聖理之書可謂取捨明矣鄭奕教子
文選其凡曰莫學他沈謝嘲風弄月汙人行止安公
之意亦出於此也
余少時或有博奕之時而未嘗致思酬手疾應覺其
將敗便斂之曰本圖適性忘慮反苦思勞身不如且
已推局而退坐正如王荊公之著棊然而與騁君侍
着也不用此規可以百戰百勝而念古人勝則傷仁
負則傷儉之義故屈高ㄧ善手而不輸不贏雖欠撲

直不阿而待長者遜避之道不得不如是也
古今人之命名定字初非有意而後来偶然相符者
此何理哉魏文帝即位孫權問群臣曰曹丕即位恐
孤不能及之闞澤曰不及十年丕其浸矣大王勿憂
權曰何以知之澤曰以字言之不十為丕此其數也
果七年而崩卯君永思為表字先君子年少子侄平
日不以字狎焉題主時見之常謂子孫曰字以永思
豈不為柬平終身之永思耶若有預知而終合者天
實為之非人之所為亡教無乃感應之理先兆於作
名之時而終為言讖耶

閔判府熙閔尚書點彝子之酷類者點之夫人盛飾鈆紅含笑謂熙曰畫眉淺深如何熙曰我非弟也乃兄也點之夫人待熙之退朝歡迎曰新裁之袍長短稱身否熙曰我非弟也兄也此事傳播為世之笑談正如陳國之張氏伯偕與弟仲偕貌相類仲妻新粧畢見伯偕以為仲問曰粧好否荅曰我伯偕妻趨避須臾又見以為仲偕告曰向誤認伯偕為卿荅曰我固伯偕也夫婦間朝暮相對尚不能辨身體毛髮無一毫不相似古今人之事如出一套也

黃監司爾章遞湖伯之後常言曾見李尚書世華曰

台爺屢經按節而以殿最之公明名於世守寧賢否
何以知之尚書咎曰以文報知之不以不緊之事煩
報者是善治余固已蔵之胷中矣見錦城倅鄭慧而知
之瓜熟之間如非切急之民隱終不告牒卽嚮所謂
善治而非徒此一款守法務實不干百姓之譽躍
躍惟正之供一遵朝令而不失尺寸仁恕為心而猶
為王豪猾吏之所憚真今世之良吏云世人不知而
惟公知之此正王蒙所謂劉君知我勝我自知也
李尚書殷相平生以酒詩遣興晩来家畜火姬教以
琴歌以聲樂自娛一時文章諸輩之所製詩句之合

於音律者校之管絃詠於歌曲月白風清之夜與二三同志隱几而聽之此正李密朋友文詞之奇麗者付雪兒歌之宜乎世稱太平之風流宰相也

余平生寡友雖同僚交承之人未嘗輕許有面朋而無心朋況鄉居之後無漁樵之來訪朝夕相對者翠竹蒼松為無語之友矣隣邑一二舊相識栽書相會山寺暢叙但懷而以權辭遮之終不許可者傳燈所云大衆不由於兒經也

殷仲堪在荆州連年飢饉仲堪食常五椀盤餘肴饌飯粒落席間輒拾而啗之雖欲儉率物亦緣其性真率

余前後屢經中外膴仕救活窮人輒與之釜粟而不
吝至於落匙之飯必取而食之非愛此溢米念艱難
稼穡之粒亡幸苦而不欲暴殄天物之意真孽之性
不讓於殷公也
余初筮仕時各司郎署之出入公門者多着白衣便
成謬規不以為恠而吾家亡法非公服則不入替直
之時不失項刻為同僚之所憚矣唐高宗時羣臣舉
萬年尉楊子帝曰斯人常褻服居公堂視事其可為
準繩之司其時去貞觀不遠綱紀常存衣冠文物濟
濟觀若使今之朝士生於永徽之世皆為唐宗所棄

也
梁徐勉為侍中動經數旬一還家羣犬驚吠勉曰吾憂國忘家乃若此吾亡後亦傳中一事也蓮洞罪死之臣八年在侍藥之中及其還家不但犬吠其間所生子孫孩提之兒初識其面宜有　聖上夙夜在公憂國忘家之慶

壬辰春以公事往三角寄宿於招提一老僧借蒲團與之聯枕語及山形之絶勝遊人之多少老僧曰山紅澗碧之節人肩相磨往來如織而又有恂目怵志之時漢師市井無賴之輩乘春作伴登最高峰下有

千尋絕壁飛鳥之不能過而履危石足二分蚤在外
死生在於呼吸之間差之毫釐粉骨碎身傍人莫不
戰ㄈ栗ㄈ而當之者自誇輕捷小無怖色天下有如
此癡人吾見多矣夫死生亦大或有重於泰山輕於
鴻毛殺身成仁捨生取義得其所矣雖死不悔而身
體毛髮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
歸之可謂孝矣其故要離之死知己或謂浪死而猶
有千秋俠窟之香名至於斯人終無所執而視身如
腐木糞土只為蕩子片言之稱而罔念父母千金之
軀乃廣額屠兒之所不為而自以為出羣之奇技亦

獨何心恨不令彭祖之窺井繫身於車輪之說警唆於此輩也

林川荒政殫竭心力約食供祿而盡歸於飢民之口吻無捐瘠之患境內稱頌親知或冀蒙褒賞之典而隣近諸邑皆善治善賑此正襲黃側畔難言攸如遼東丞也

荒歲賑救之策筋力才譜非過人者莫宜居之迷兒非長於此而晚到蕩殘之邑無措手之處無麪不托立視其死而境內赤子皆望哺於官家登塲之初十百為羣滿庭赴愬譬如億萬蒼生在滄般之上而不

知採水之稍工以隻手濟活奔走憂遑罔敢自逸不憚風雨晝夜飢渴寒燠暫時應省之禮或至久闕大禹之過門不入不足以踰於此也夫形大役則疲神大用則竭形神疲竭幾何其不生勞悴之大病乎父母惟疾之憂目見榮衛之日損雖方丈之饌日進於左右何可適於口而安於心也君子有四時以朝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身此古昔治民治己保嗇自安之道而到此地頭惟當盡吾職責何暇計一身之利害誠使迷兒有負郭田二頃而無堂上二親

膝下五女則作宰之日棄如唾涕宣能黽勉赴之耶有身然後有父母妻子其身不能恤此外何顧只恨當初不量而後入也

在林川時夜半失火男女老少奔避於園中火燄被屋事在蒼黃官隷十數人不待招令亂入庭中與臧獲冒烟突火運致衣服罡物免燒於欝攸之中撲滅之後家人欲治不稟官長率群闌入之罪余以魏勃之言觧之曰失火之家宣可先言誤人而後救火乎今日之事實有類於此忘焦頭額爛之功而效揖讓救焚之事者可耶言者唯〻而退矣

去年大無挽近所罕收穫之節丐人遍滿吾之避於
嘉林亦為此等事也麥產之後歸来則猶夫前時老
少男女門外相繼初請精米而不得復請炊飯而不
得復請麥粮而不得然後頼乞舂殘之粞碎棄置之
糟糠日經數十令人應接不暇畢竟帰於捐瘠仁人
在上救窮如水火豈能使斯民至於斯也
唐武宗遣中使就誅楊嗣復李珏等李德裕奏曰兩
人若有罪當先行訊鞫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遣使
誅之人情盡怖又見帝淚泣極言兌二人於死德裕
之恐君有失真社稷之臣也頃年健命之勘律至於

茲斬曾在三事之列而未有輸情之招遽遣金吾即
誅之無難未聞其時以德裕之言爭之者無乃迂臣
不及德裕之忠諫耶不然健命之罪浮於嗣復是未
可知也
試以家中男女之事言之綿絲經緯細如蛛網不以
此織成不欲加諸身至於富家貴門姬妾之昕粲乃
盈箱之布此正六銖衣也升品之粗細非関於寒燠
而必欲極臻其妙費日損工者為人之觀美夫錦繡
纂組害女工者女工害則寒之源也此等功力皆無
益害有益昕謂奢靡之害甚於天灾宋主裕衣服居

憂寒素嶺南嗜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惡其精麤勞
人即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禁作此布
身居萬乘之富儉約自持之心宜為後王之監戒頃
年北関守宰優送俗稱入盂之布於權臣其麤細之
工不讓於宋帝之布而安而受之服之無斁比之古
人奢儉懸殊嗚呼世降俗末搢紳間儉朴之行掃地
羔羊素絲之風今不可復覩矣
孝廟朝有臣洪茂惟是蔭仕公明強果為搢紳之所
稱道者曾為冏寺之官重枝掖隷之近侍者　孝廟
招于關門以司謁問之曰掖庭下人各司庶僚何以

任治耶茂對曰微臣元無掖隸推治之事矣司謁往
復傳 教曰今日罔寺受杖某人非掖隸而誰耶茂
對曰微臣所治乃貢物主人之不遵官令者無乃此
人或者掖隸而此則非臣之所知也 孝廟獎茂而
罪隸此與公綽之杖神策將千古一轍也
家中女奴天性吝嗇數米而炊一介不以與人而屢
牙饒邑為宰饌之婢朝夕所供魚肉油醬薪炭蓋醋
之屬小甩必贏以為封己之資而又不厭於堅慾盜
竊他物而益其財囊中所佇之錢常不下中人十家
之產稱以死後附身之物不稱之服盈笥滿籠而生

時鶉衣不掩臘月裙布老絮如紙飢寒固窮有甚於貧丐豈年不能穀其腹窮冬常有鼓疢之患一生良苦及其死也桐棺三寸葛以繃之平生所備靡麗之服死不帶一物而以纂盛棺其餘則男女同氣盡分詩所謂子有衣裳不曳不婁宛其死矣他人是愉者真實除語也

先祖文冀公享考妣祭禮定式甚薄略諱日遵豆之設折價則未滿二貫之錢為子孫遠慮至矣東平季父追先祖之遺訓憫後裔之衰微一依定式為斟酌遵行之法而不無一二減省之節三從潤先德仲乃

言于人曰生者則飲食宴樂自如而獨薄於享先之
祀殆非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也其意蓋指門中
富貴人平日豆登之饌自奉甚厚常有痛切之心而
發此言也即令子孫之守行者朱夫子所謂合乎隆
殺之節而盡乎委曲之情雖使聖人復起不必容議
於其間也

余自少時有花草癖石之癖而無以展其志中年以
官為家力可以辦此而視篆之暇念不及他作宰清
風地僻官閒常見烏下公庭可知無事況丹邱乃癖
石之產寘置眼中以為朝夕玩賞之資而忍為米元

章終日弄石有妨公務未果一日往拜黃江權相則庭列四五恠石而咸可觀起余平日素好之心因問曰得此石　於何處權相云得之於清風軍官其人處其人癖於此拏舟而往丹陽劉得數十石而歸盡散於所求者而尚有十數箇城主若求之得之猶反手余曰鄙生平日雖草芥微物未嘗求之於朋友今求之於士民無乃不可乎權相曰花石本無主而況軍官所置者多何惜一石之贈如有一毫非便之端則吾何以蔑此言耶余準信而歸語解事軍官一如權相之教而又衆以己意以送矣朝而去乘夕歸來

而不得曰小人以指示之言謂軍官曰明府老爺因
黃江聞君之有恠石欲賣則當以厚直買取不然則
許借以待遞歸時還送云爾則軍官曰吾亦愛之雖
以千金易之不願借還之說皆是虛說吾從前見賣
於地主多矣終始落〻云前人欺人疑我若此有愧
於欝林片石黃江聞此亦深恨蔟言之輕率其後數
日軍官待罪於門外使人傳達曰鄉曲愚氓不識事
體死罪死罪今乃大覺欲以全數獻之余荅曰昨見
丹陽使君書則得恠石二箇早晚般便當送云得此
足矣多取奚為其來若遲當送人輸來以婉辭却之

不存形迹而信黃江之一言破平生之所守到老逢辱於賤人至今思之餘愧在心遂記此自訟庶力之不固而以為子孫之鑒戒也

宋徽宗宣和七年都城東門外鬻菜夫至宣德門下忽若迷罔釋荷擔向門戟手且詈云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来道尚宜改也邏卒捕之下獄一夕方省並不知向所謂獜平大君箠女奴忽發狂疾踰墻入大君祠宇號哭甚悲楨榦欲縛之其女正色曰我是獜平夫人甫毋也朝廷方察謀誅汝而汝輩不知禍在朝夕而尚不覺悟故吾遑遑来告曰俛坐墻上作

刑訊狀曰汝輩不久被此刑言訖哭倒于地楨栂使人逐出居數月而亂作其人即為完人云問伊時之事則皆不知矣家國將亡祖宗在天之靈憑依於人使之改過承命者有若諄云然親道而子孫不思對越之誠視若尋常以致奇禍將至而不悟醫藥之夫踰墻之女實非狂易病風之人而其言若符合道君以萬乘之尊為俘於虜庭青衣漠北萬死艱關楨栂王室近親富貴恩寵無比而驕傲放肆以至湛宗之變此皆天命所繫也運氣已盡非神人之所可救也

花山李尚州姻丈暮年畜歌舞數婢以為送老之計

其中玉梅為名顏色稍勝而其父乃僧人也習池賓客之中火有風情輒目成於其女一宵鶯桃偏承寵愛名仕武弁多不免此善戲者以僧人之女婿嘲之當之者頗苦余以北漢主事解之曰漢主乃一隅之天子而為醫僧之貴婿僧嘗與婆婦通而生姬有殊色漢主嬖之將立為正宮而撫其所出微還止縱不為臣民之母而升后妃之位充下陳奉巾櫛甚得歡心而當時及後世不以此為非彼天子固然況丈夫好新悅眼者適意何暇擇倡妓下賤之門地而必取齊姜而後求配也坐中聞此皆為確論而衆戲之言

遂止也

余於京第種老松於庭前今已二十年雖無扶植之力卧地任長而其高過墻有一狂悖武夫率家丁掘去長孫以王父手栽爭之不得其時家無應門之童力不能止既去之後其家在百步之内借送多人使之推来事理當然而拱手見奪一任其所取祖先之所愛惜平日敬慕之心不翅若桑梓而必無勿伐之意不慎交際托契於無賴之輩已失於初不保平泉之花石又失於終舉一知三以此推之前頭必不為保家之主厥祖考其肯曰余有後乎

頃年一名士為子求娶而其人褊愎奸回必不善終於牖下不許可以此怨憾次骨將有落井下石之計矣無何得罪　朝廷遠謫荒裔繼有殛刑之　啓而憂恚致死若使得志逞憤必不免含沙射影之毒而天幸得脫禍福有前定豈人謀之可售於其間家督必有文名尹尚書趾仁李參判大成李應校寅炳為女求婚而縱不能副皆無纖芥之慊而不渝平昔之交情比之向者死謫之人真君子與小人也

鄉居之後便作閑人尋行數墨之暇輒有臨池之癢每於枕上搆錄漫興晝夜無休時除此三者無一事

到心頭此出於少壯時節虛度於醉生夢死之中悔悟之念欲補於晚節追古人朝聞夕死之意形役雖攘神思稍安此正禮記所謂神勞而心閑自今年始蒸類中之症數月之間筋力可爭十年看書而緩過一板眼花眩亂不辨字畫右臂麻痺不得信手揮翰藻思錯莫強製數行文字而苦吟不成老去遣日之資今已筌蹄正如李延平之不著書不作文頹然若一田夫野老自此經營之力頓覺漸省矣

余素無記性凡於書冊事物所見所聞隨得隨失殆有甚於陽華子之善忘屢經劇邑牒訴盈庭應接不

暇簿書期會率多遺漏之事而靜夜無寐了然於心當登時劄錄以備不忘之資而傍無伴宿難於呼燈起書再三着意而及至日出事生之後茫然不得省記多緩於及事鄉居以後日以書冊自娛而曉來枕上多思詩句及警語而未能即書者在官時舊習未除以致公私之錯漏張橫渠中夜有得亦須起寫了方放下得而瞳不然放不下無安着處前修之行事周詳恨不當時用此道也

籍溪教諸生於功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

精熟矣家督少有強記之性而余廢公車之業專心於至要教子之言如有古紙上可觀文字必捃摭書之墻厠之間無處不有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得寸王寸得尺王尺一如籍溪之教雖不幸短命名不登於桂籍而博學多聞為諸友中稱善者用此道故也

家侄命汝常謂余曰士之勤業者孜孜不怠則其進若萬物待時雨之潤發英滋長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勝似前年乃將就之效而睽離諸從常多時節每值相逢之日討論所學則今年不及於去年去年

不及於前年有如黃楊之困於厄年以此推之則平日之拋棄書卷可知深惜人生不再少也

林進士明遠謂文孫曰看汝外祖文書札無筆端尖毫精韻似是中山君求退者書之而文詞之簡潔可尚云其言近理而殊不知朱夫子所謂老來作文章如禿筆寫字全無鋒銳可觀詳於筆而不詳於文知其一未知其二也

己亥量田金昌集以首相主管乃言於廟堂曰今上下賦之勢須先整經界賦入既定摠見數目量入為出罷去冗費而悉除無名之賦方能救百姓於湯火

中雖出昌集之口乃古人之經濟余於朱溪竣事田
政而公忠羅三州或始役或彌縫莫不參涉而牽制
於均使之自用不能行已見而初年田結有裕於常
例可補經濟之不足而絕過穀年一如前奠國儲無
半歲之畜邑孼滋多而不成樣子民力凋敝而無以
聊生凡物財非天降地出神運鬼輸自有推移稽環
之道不在官則在民而公私赤立殆有甚於未釐整
之時其故何哉朱子所謂上不在於天子下不在於
民只有中間白乾消沒者準備今日改量之弊也
建州有一士人行過一人只有一腳問其人家安在

與之同行見一脚者入某人家數日其家果死一子
妙婿之大人李監司恭淵氏守法嚴整為縉紳楷範
曾按嶺南巡到永川多士呈文中有可罪之辭拏致
扑頭則多士作亂投石公庭僅免受傷盡數捽入打
殺目前紀綱旣係不可寬恕而一日之內殺七士人
或過之其後李丈為閑西方伯嶺南士人之受杖死
七人有遠行之色問之則以為吾等往殺李某以報
滅身之讎不久李丈捐館舍人或以伯有之事證之
而鬼物豈有生人殺人之權建州之事嶺人之夢皆
虛妄也

朱夫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詞詩兵法
事に要學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只一箇渾身如何
無得許多自此逐去了大凡人知箇用心處自無緣
及得外事古哉聖人之言宜為後學之矜式孫児自
少外馳而持心不堅牢大而黃老楊墨禪佛仙道之
法小而天文地理六韜三畧醫藥卜筮錬丹辟穀之
術無不博觀日課餘力抄出成卷以朱子之聰明猶
不無於一身況孫児素無記性而浪費無益之工夫
於可惜之時而聖經賢傳不得專心用力今雖舊習
少除而釋氏之書不離可上若不效朱子之逐時去

了恐未免多歧亡羊之歎也

劉忠宣教子讀書無力農常督雨中曰習勤忘勞習逸成惰吾困之將以益之也舍旁密陽心事與宣公一般常言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使兩子讀書之暇又觀農事耕學甚勤日復一日畢竟俱登明經科而皆為黑頭卿宰又家產不貧為世所艷能行此二者也

古人云洞天福地神區奧境非高人韻士有清緣者不得遇蓋造物所秘不輕此真善喻於吾身驗之遨山乃湖山勝區以擅絶特之稱久矣余少年娶

婦年陽東廂往来之時瞻望翠微致身無路非無濟勝之具而不得自由暮年作宰錦城足以備遊山之行資而朱墨絆身春而期秋〻而期春荏苒之間虛度日月於準擬之中去年春来到嘉林此去仙山十驛之程常謂宿逋可償尋真之期預報於僧徒而自擬山靈擁篲以待巖峀矣好事為造物之揶揄眩暈之病猝發不能騎馬又失入山後供接之主翁百事敗人意半年經營之計竟歸虛拋然後始信一見名山非人力之可取自無仙分之人何能辦此勝遊只有企齋孤負百年之恨也

有老人九十餘歲而神氣不減必年人問其服餌之法答曰喫食須細嚼細嚥以津液送之然後精神散於胃家舉色充肥此深得養生之道余自今年齒牙殘缺只有兩車雖是孚味不得咀嚼鵝鴨吞下酸酸不知又腸肚輪滯不得安適老人之所扶接者飲啖而飲啖失其味又不善消此豈修養延壽之方也耳聾眼昏最是暮境防害之大節而耳聾不過不聞塵世非是眼昏不過不見架上諸書而至於日用飲食所関非細向所謂眇瞷落在第二也

倪文節公曰松聲澗聲山禽聲野虫聲鶴聲棊子落

聲雨滴階聲雪灑窓聲煎茶聲皆聲之至清而猶不如子兮咿唔聲真知輕重虛實之人也聘君伯氏尚州丈家在湖中有平泉花石之勝而其夫人金氏仙源相國之孫世稱閨範李丈置歌童舞女以供暮年之歡而花朝月夕笙歌迭奏夫人聞之常有不豫色曰滿堂管絃之音不如孫兒讀書之聲正如昭明不奏女樂而咏招隱詩曰不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語意一般也

余齋前植小松雖癖於種樹而實為迂濶許難免世人種子作高松之譏今作七十三歲翁假令享百年

之壽其間松株之凌雲敝日未可必鮮于氏歸為支離叟者雖是勝賞此身居此世支離庶可以追古人也

劉元城云人坐久必傾側坐久而不傾側必貴人故觀人之坐起可以知人之貴賤蓋貴人神采該越賤人志氣昏懶觀此二者賢愚貴賤不難卞也季父東平府君曾於逆旅中見一士人容貌豐偉氣像端雅雖不一席相對敗籬只隔數步之內詳見始終而移時危坐終無傾側神氣愈整知其貴人也使僕從密問則乃尼山尹明齋而其時名位已顯賢者動靜不

失造次之間而惰慢之色不設於其身劉元城之言可符於此而季父卧時藻鑑正如郭林宗見茅容之坐樹下而知其賢也

桃洞林氏子謂余曰家兒東床禮遠近朋友聞風全集而三爵之後聞丈人攻斥此會醉言詆詈衆口喧嘩聽之不佳余答曰天下寧有兩是兩非之理是於此者必非於彼是於彼者必非於此孔子毀盜跖盜跖亦毀孔子未知孔子當之者何人盜跖當之者何人等恨所謂主人平日取友不端所與遊者皆廣額屠兒之類也

季世逆變株連無辜者甚多而横罹之厄亦及於山僧以耳目所及言之經師志安有名當世弟子沙彌其麗數千金山寺華音會無設無遮大會比丘比立尼優波夷優波娑之屬不翅數千遠近男女至集來觀以萬計京鄉有聞戊申之變罪人之招連累志安數月之間在全州縲絏之中未得逆節而放赦臺諫以華音會事發 啓而遠謫耽羅渡海七日荼毗此則平日侈靡非一鉢短笻生涯自處非山僧本分猶有可諉者至於金剛山白花庵所居馮說面壁入定不出戶外所見青山所聞流水除此二者二六時中

只着話頭工夫丙子聞朱紫之徵事金吾即拿去與罪人一二次面質而白脫還山邪時驚魂喪魄未久歸化余到白花庵居僧言馮說生前死後之事甚詳白花庵乃金剛之最深處說師未嘗出溪南一步地與世相絕不啻若天外之人而非其罪而致身於鞫廳勿論儒釋名字美哭造物深忌之二僧以經文道學名聞域中卒以此為滅身之資此正諺所謂閻門屋裏坐禍從天上来

余荏中原時有手足麻痺之症欲試針灸占穴於京醫俾掌醫局石枰灼艾初灸之時痛不可忍而連灸

數十次石稗出而語人曰明府老爺真鉄漢火在肥膚上終無痛苦之色関雲長刮骨療毒用力砉然之聲聞於外而對人圍棊神氣自若可比於此引喻殊不襯着朱子語類云今人被些子燈火落手便須說痛到灼艾時因甚不以為苦緣他知得自家病合用灼艾出於情願自不以為痛也經一時切膚之患而治長年祛風之症乃人情之所同然而千載之下先獲我心石稗不知吾之忍痛不止者只在療病而無苦楚形稱道未免癡獃魍魎漢也

仁祖之於沈罷遠接對之禮迥出尋常恩賜之物倍

從於他功臣者　聖意固有所在畏其跋扈而難制
姑借異數以消逆節之方萌而畢竟函肚逆腸包藏
射天之計以致轘布之戮　聖主防微杜漸之處箕
遠邁高宗而東窓之未及生前斬頭穴腦粉骨碎身
千載之下令人氣湧如山
余嘗兩觀朴淵初則潦時後則旱餘所見各異而皆
是天下壯觀可與廬山瀑布爭霸不復見者于今三
十餘年矣昨夢入天磨山臨瀑一如潦後所見氣勢
雄壯白日雷霆聲震洞壑有如天傾地覆令人心魂
懷然李太白銀河九天之喻足以形容真面目古人

論白水山瀑曰雷輥電激未易名狀而大略如項羽破章邯時也斯言得之夢中所思於心中者覺而記焉

余堂叔李通川家藏趙子昂親筆誠天下至寶其友壻福昌君楨見之不忍釋手欲以他物易之而不聽欲借見而又不許憤恚之氣發於顏面抵腕爭奪一如元章之授江堂叔見頭緒之不佳不得已許日借之不數月而亂作籍沒時為度支郎所持主家知之欲推之而百端牢拒終不出之可惜千金之寶終為度支郎不費半錢而坐得之資雖是筆翰流逋生心

抵死欲占者乃古今貪夫之所為而造物之權不得使好物專為一家之寶也

張無盡惜福之說曰事不可做盡勢不可倚盡言不可道盡福不可享盡儘能行此四者宜乎享福之無盡王考常以此書揭諸壁上亦以張公之心為心也

○醫女竹仙乃奉化之妓而擅名花房為福善君柟之副室其家禍變之後孥籍而為官婢辛苦多年而老歸本土余在清風往来聞韶之時邂逅於逆旅白頭老嫗坐說盛時繁華事而鷄皮不再少人皆醜看而誇張之言便是一塲春夢少而老盛而衰自然之

理豈能永保好事古人云老去貧寒困窮之後勿說
當年富貴豪奢之時此言宜聞於仆仙也
因禍致福所謂不幸之中幸蓋鼎顛趾本是不好却
因顛仆而傾出鼎中惡穢之物所以得利而無咎此
出於朱子語類庶叔萬戶得心腹之病隔死如紙問
病於名醫崔有恭診視良久不能執症屢試雜方而
無效技窮束手一日忽然覺悟更命滾痰丸曰此無
顯效則更不問我服之數日腹中輪囷若雷鳴泄下
頑痰及汙穢之物前後幾至三斗頓覺身體輕安羽
化而登仙更問命藥之醫則以為病源由於飲啖之

不受胃積滯於中而仍成痰塊百般作祟如木鼈貯
毒水不覆則必朽一傾盡滌轉危為安誠可賀也向
所謂得利無咎正符於此崔醫不特善於治病亦明
於易理者也
聘君平生以清白自礪作宰達城時徐相國文重為
方伯置之上考曰愷悌之政民受其福此出於古人
所謂民之受福由官廉也
定山老卽欲騎卧牛而牛見之逸去如風馬牛之不
相及以所生之兒為求見之媒而忘骨肉之恩視前
夫如腐鼠弊屣欲以財物挑其慾而靣無半救囊之

一錢欲以風度取其慕而形容似鬼外腎如蛹朝暮相對而隔若楚越憤恚之心戀思之情交于中而轉成膏肓之病日就羸尫非神丹仙穀之所能醫畢竟死而後已

余在咸悅佛庵謂定山老郎曰口之於味目之於色天下之所同而子之所尚異於衆秀魚乃水族之最雋者朝夕登盤而一不下筯必食碧魚之腐敗者衙有小艾之女色而莫之顧必取少沙彌而求龍陽之愛飲食男女人之大慾存焉而取捨一乖於常道何也老郎曰天下無正味悅口者為正味雖是一物有

嗜者不嗜者此正不會膾炙而會羊棗者也閣梨之不速而自来者實由尊公前言之戲易昕謂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者也余将詩會色之失其正及聞其言有倫脊可以解吾之惑遂記示兒輩以資一哂焉

〇癸丑元月初三日夜夢陪仲氏築小墻於渠邊仲氏使余傳言於李夏亭夏亭在於五十步内故稱俞翰林苑而今履儉之家下夏亭於小紙列書數字於上下左右有若蠅微斗數命課排布之形余以其紙以復於仲氏其中淡墨佛微字改以秩字余更問於夏亭字畫不分明者是秩字耶答曰非也乃永訣之

訣字覺而思之一字開釋以是有意而季孫其夜又得不利於仲氏之夢祖孫之事不期而同於一時此亦異事蓋心之所思必見於夢新春喜懼之誠益切以此蒭於蝴蝶耶古人夢見凶事必書而泄之今余之所記亦是古人之意也

女奴偶爰及世月為名者靜夜閒談偶爰憫其夫之在他獨居無聊虛度芳年之可惜喟然感興曰歲月如流不覺長吁永歎歲月意以為指斥其身勃然怒曰吾何時水流乎以此爭之不知此流傳惜老之言蓋常漢賤女不勝春情淫精流出者乃渠輩戲謔之

例談而此而誤聽自歉於心而露出真情誠可嗤也
宜入於禦眠之一端也
乙巳早春夢拜仲父几案之前以手指余所坐之處
曰畏油畏油少頃呼侍人曰進真茫於彼前覺而思
之曰傍無置罌而畏油時正早春而進茫殊非近理
歸之於一塲春夢未久士珎謫来錦城而士珎之名
真儒以音字之相似童謡以真油稱之此政如膩難
近之教遞歸之日乃瓜熟落蔕之後正指失職之時
先事之戎不啻面命而一一符合夫得失禍福自有
前定如影之先見誰謂夢寐之虛事不可信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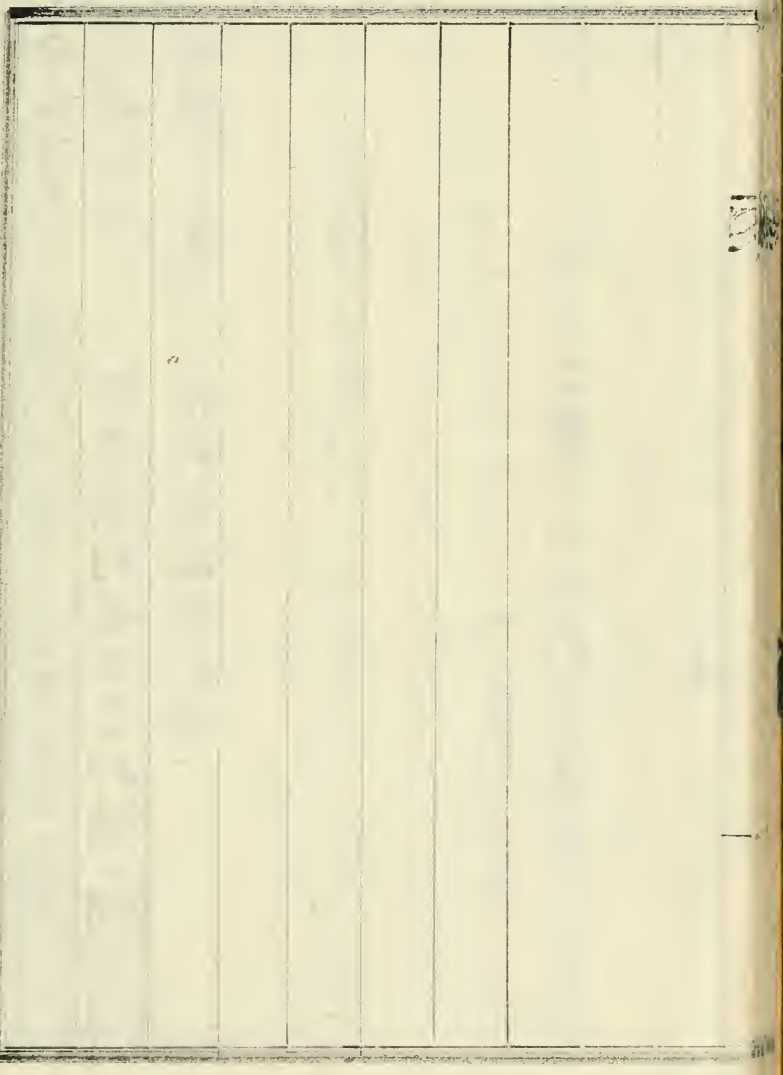
堂侄錫智以克孫之觀光於李沃子萬維掌試之日揚辭大言於一家寧有絲毫沮戲之心不審取捨之輕重盖沃之有異議於王父配享雖不以惡聲加之為子孫之道當避於管下之職而至於萬維雖是父子之間既非其身且試官非一人獨考則揆以法例豈無不可而其言如此姑捨古禮應避之嫌以耳目所及言之鄭松江削奪之後試官多有可嫌之人而疇翁終不避鄭相澔為試官而尹行教入場屋如有苟且之事則兩家尊翁必不使冒赴此正近代之明證書諸卷末以戒妄說是非之人而以為子孫之定

式耳

碑誌上古所無秦漢以来始命文士褒賛功德之列於石所謂碑也其人果大賢也則名聞昭顯衆所稱頌流傳從古不可掩蔽豈待碑誌若其不賢也雖以巧言麗語強加采飾功侔呂望德比仲尼徒取譏笑其誰肯信隋文帝子秦王俊薨府僚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足矣何用碑為徒與人鎮石此實語也季札墓前有石世稱孔子所篆云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豈在多言然後人知其賢也今但列姓名於墓前人自知之此司馬光之言也雖竪短碣只録子

孫不書官職乃許魯齋之志也余平生所尚與二公相符日後依此行之毋負余前後治命也

東山尹相國常言擇壻只觀門户之當否不諒家計之貧富到今彼此無相資而女息憂於其間不免飢寒而如在膏火昕見可憫善哉是言此正世間婦女之通患而尤有甚於儂家如欲索言ㄷ之長而聽者倦矣家中之事不使外人知之他日與相國共此情於泉下矣

為人子之禮居不主奧立不中門行不中道者為親之在故不當敢尊也浦渚為卿相耆耋之後猶不着

分土可見平日學問道德之工夫而恭為子職不敢身尊今世之人少有貴顯則偃然乘軒揚〻閭里頓忘其父之尚在下僚視浦渚何如也